

文海研究

史金波 白滨 黄振华 著

史金波 白滨 黄振华 著

文海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 明
冯式一

文
海
研
究

著 者 史金波 白 滨 黄振华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太阳宫印刷厂

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八三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十六分之一

印张：五十六·二五 两插页

印数：一——五〇〇〇册

统一书号：9190·033 定价：十八元

序言

十一世纪初，我國西北部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王朝（公元一〇三八——一二二七年），國号大夏。「西夏」則是宋朝及后世对它的称呼。其地域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的大部份，陕西省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和青海省的东北部。境内除党项族外，还有汉、吐蕃、回鹘、契丹、靺鞨等民族。西夏是我國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割据王朝，其前期与北宋、辽鼎足而立，后期又与南宋、金对峙並存，最终为蒙古所灭。西夏自李元昊^(一)称帝，共传十代，历时一百九十年。党项族经元、明两朝而渐同化于周围民族之中。

西夏的文化事业相当发达。西夏文的创制和使用，对其历史、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李元昊在立國称帝前就下令由大臣野利仁荣创造了「字画繁冗，屈曲难符篆」的西夏文，当时称为「蕃文」或「蕃书」，西夏大庆元年（一〇三六年）被尊为国字，大力推行，「凡國中艺文諸謀尽易蕃书」。^(二)次年，政府設蕃字院和汉字院，掌管西夏与各王朝间的往来表奏。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一〇三九年）政府設立蕃学，此后各州也建立蕃学，培养专门人材。于是，西夏文在境内广泛流行使用。從保存至今的西夏文文献可以看到，当时用西夏文撰写了法律、文学、医学著作，如「天盛旧改新定律令」、《新集錦合辞》、《治疗恶疮要語》等。翻譯了很多汉文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黄石公三略》、《六韜》、《貞觀政要》、《十二國》等。还用西夏文翻译了卷帙浩繁的大藏经三千余卷。此外还有大量使用西夏文的碑刻、题记、文书、钱币、官印、铜牌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夏时期编纂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西夏文字典，其中包括：《文海》、《音同》^(三)、《番汉合时掌中珠》^(四)、《又同一类》、《聖立义海》、《要集》、《五音切韵》、《杂字》^(五)等。这些字典反映了当时西夏语和西夏文的研究与规范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六)

在西夏文字典中，学术价值最重要者首推《文海》。它把所有的西夏字以声、韵为经纬进行归类，对每一个字的形、义、音都有詳备的注释，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西夏文辞书。要想科学地深入研究

西夏語言、文字，而不研究《文海》。這部珍貴的文献，那是難以完成的。這就是《文海》早已引起國內外西夏文研究者高度重視的主要原因。其次，《文海》對字義的解釋，涉及當時西夏社會的各个方面，如日常生活、農事、畜牧、商業、手工業、文化、宗教、家庭、宗族、民族、國家、政治、軍事、歷史、地理等等。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一部反映西夏社會的百科全書。在西夏史籍缺乏而又疏略的情況下，《文海》對研究西夏社會歷史也是彌足珍貴的。

現在我們見到的《文海》是一個殘本的影印件（見後附圖版）。原書早在七十年前，就和大批其它西夏文文献一起被沙俄的柯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從我國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盜走，現藏于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直到一九六九年蘇聯才將此書發表于世。原書系木刻本，蝴蝶裝，版面20×12cm。包括平聲部分八十九頁，雜夾部分二十頁，兩部分各編有頁碼。中缺上聲部分。此殘本既無序言，也無跋尾，刊印年代和作者均不詳。估計成書年代在十二世紀中叶，即西夏中期。（七）

《文海》平聲部分首殘三頁半，第四頁後半頁為韻目的後半部，可以推知殘頁的前半頁當為韻目的前半部。大約首殘三頁為序言，凡例之類。第五頁至九十三頁是平聲部分正文，中缺四面，存一七八面。每頁版口內標有西夏字“文海平”和頁碼。每面各有七豎格，被注釋字較大，占滿格；注釋字較小，雙行占一格。平聲九十七韻，存二五七七字。每韻之前均列一代表字（即韻目），其下用數字標明韻類。各韻所收西夏字基本上依聲母為序排列。同音字集為一組，各組間以小圓圈相間隔。生字則以另標反切單行直書相區別。每字的注釋都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為字形構造分析，第二部分為字義注釋，第三部分為反切注音。字例如下（八）：

(1) 56.163

車

木 頭 車者車與也

運 全 運輸用之謂

切 三

〔計說〕

《文海》中每个字注释的第二部分是字义解释。注释用字一般都在十个字以上，同有多达二十余字者，个别字条甚至超过三十字。最少者仅有四个字。释义的方法有几种。有时用该字组成的词组解释，如上例(一)「車」字释为「車輿也」；有时用同义或近义词互训，如「夜者，晚也，夜晚也」(60.111)；有时用解说法，如「易者，二物交换之谓」(4.151)；有的解说十分详细，如计量单位「撮」的解说：「撮者，十粟一粒，十粒一圭，十圭一撮，十撮一抄，十抄一合，十合一升，算量起处是也」(81.112)有的兼用同义或互训和解说两种方法，如「猫者，獾狖，猫儿也，捉鼠者之谓」(29.121)；有的则用反义对照解说法，如「狹者，不寬之谓」(36.211)。除上述几种方法之外，亦有注明该字隶属或使用范围之例，如「豎者，族姓「西壁」之谓」(16.123)；「旬者，为梵语，真言中用也」(21.271)。一字多义者同时注出各义，如「累「雷」者，有众多物之谓，又汉族姓之谓」(44.162)。有时还用番、汉两种语言互注，如「轉「囉」者，埋籽用，汉语「樓」之谓」(85.262)，这种条目为研究汉文化与党项文化的互相影响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长期研究，西夏文的解读有了相当的进展，但所知西夏字仍不过半数。借助于《文海》的字义注释，特别是同义词、反义词的辗转相注，我们就能够认识更多的西夏字，大大提高西夏文字、语言研究和文献翻译的水平。

《文海》中每个字注释的第三部份是反切注音。在同音字组中，只有第一个字下有反切，其余各字因与此字同音，故略去不注。注音形式一般用四字双行直书。第一行两字是反切上下字，第二行第一字意为「切」，第二字为数字，表示同音字组所包含的字数。如上述例(二)中，大字读音为「果」，其反切注音作「計訛切三」，表示此字由「計」的声母和「訛」的韵母拼音而成，同音字共三个。同音字在十个以上的，需要两个字表示数字，因此其注音形式不是由通常的四个字组成，而是由五个字组成。如前例三「止」字，其反切注音为「尼西切十一」，表示该字由「尼」的声母和「西」的韵母拼音而成，同音字共十一个。为求注音准确，有时在反切字之后还附以「平」、「上」、「合」、「清」、「濁」等字，以示其发音特点。

《文海》中的反切注音，对研究西夏语音十分重要。我们可以根据其反切用字以繫联法归纳西夏语的声类和韵类，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进而构拟西夏语语音体系，为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文海》的杂类部分是《文海》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残本仅存第二至二十二页，共三十四面，每页版口有《文海杂类》四个西夏字和页码。杂类所收大字皆为平、上两部分所未收，实际上是平、上两部分的补篇。杂类对西夏字形、义、音的注释和书写格式，与平声部分完全一致，也分成平、上两部分，所不同的只是以声分类，而不是依韵分类。杂类残本的平声保留有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上声保留有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文海》的杂类部分显然反映了平声部分和上声部所包容不了的某些语音特点。比如西夏语中声母带鼻冠音的字大都入杂类部分，就是典型的一例。

综上所述，《文海》确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科学价值很高的文献著作，为深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乃至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理当引起学术界重视。

最早介绍和研究《文海》的是苏联学者聂历山（И. А. Нечанов），一九二七年他在日本撰写的《关于西夏文字典》，简略地介绍了《文海》的内容⁽⁹⁾。此后，我国学者罗福成一九三〇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发表了四十条《文海》平声和杂类部分的字条，使我国学界对《文海》注释形式有了粗略的了解⁽¹⁰⁾。《文海》资料的辑录以聂历山用力最勤，他的遗著《西夏语文学》的字典手稿部分，记录了西夏字在《文海》中的韵类，摘引了《文海》部分字条注释⁽¹¹⁾。尽管有使用原件之便，但是他终于没有来得及对《文海》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就在一九三八年去世了。一九六四年，日本的西夏文学学者西田龙雄，在《西夏语的研究》一书中构拟西夏语语音体系时，曾利用聂历山从《文海》中辑出的西夏文韵类，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¹²⁾。遗憾的是西田龙雄未能见到《文海》，他的研究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九六三年，苏联的索夫罗诺夫（С. Ю. Софронов）和克恰诺夫（М. Н. Кычанов）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一书，利用了收藏在列宁格勒的《文海》资料，试图构拟西夏语音系统⁽¹³⁾。一九六八年，索夫罗诺夫又发表了两卷本著作《西夏语语法》，利用了《文海》的

全部反切注音材料。但是他辨認反切上下字不準確（見本書校勘記五），所擬西夏語語音的可靠性不能無疑。一九六九年，蘇聯的柯萍（Н. П. Кочетков）和克恰諾夫等人發表《文海》一書，始將《文海》原件影印刊布，还把《文海》譯成了俄文^{〔註〕}。他們對《文海》原著並未完全理解，因此錯誤較多。尤其是在翻譯《文海》的字形分析時，不區別構字成分應用意譯或音譯，未能體現《文海》對文字構成的分析，有失原意。在字义和反切的翻譯方面，《俄譯本》也有不少明显的不妥之處（見本書校勘記四）。

我們早就試圖對《文海》原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文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國內外學者十分重視；另一方面是放慮到國內还没有对它进行整理，连一个汉文譯本也没有，而目前國外對《文海》的整理和翻譯著作，準確性較差，不便為学术界所利用。為推動我國西夏學的發展，有必要提供一個比較準確的汉文譯本和全面的索引，並對《文海》的主要方面进行初步研究，这就是本書出版的目的。我們着手进行工作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至今已五所寒暑，數易其稿，現在终于和讀者見面了。

我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兩項。首先是尽可能準確地認別字形。西夏文本來就形体复杂，難寫難認，形近而意異者屢見不鮮，往往一筆之差，音义各異，稍不注意，就会認錯。加之蘇聯發表的《文海》影印件很不清晰，不少页面字跡十分模糊，更難辨認。為了力求準確，除盡量利用各種資料进行对照比較外，主要是充分利用《文海》本身的資料來反復校正字形。我們把《文海》中出現的所有西夏字編制了一套完整的索引卡片，从中可以找出《文海》中每一個西夏字在該書中出現的所有條目。這樣就不仅便於字形和字义的对照比較，對於辨認字跡不清的西夏字也很重要。為便於學者进行研究，本書特將这套索引全部刊印发表，以備學者檢索（見本書索引部分）。我們还在反復校對字形的基礎上，依照原本的格式將《文海》重新抄錄（見本書錄文部分），目的是向國內外的西夏文學者提供一個字跡清晰，易于辨認的校刊本，以便進一步研究。

其次是将《文海》全部譯成汉文。实际上這項工作是與辨認字形交錯进行的。翻譯不能沒有準確的字形做基礎，辨認字形若不明其音义，也難以互相比較。在翻譯过程中，我們虽然利用或參攷了前人在西夏文

獻翻譯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是，由于原书是一部内容包罗万象的大型字典，在翻譯过程中还要解决相当多的难题。在翻譯字义时，我们曾对比分析含有該字的全部字条，根据其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詞及其在各字条中所表现的語法关系慎重確定譯文。或許可以說，我們的翻譯工作实际上也是研究工作。对于字形构造的翻譯，我們尽可能体会《文海》原作者对文字构造分析的意图，反复推敲哪个字应当音譯，哪个字应当意譯，哪个字应当意音兼譯。这自然更需要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否则是无法进行的。我們的譯文有两种，一种是西夏文与汉文的对譯，一种是意譯，因篇幅所限，本书只发表了意譯文本。

此外，我們在对《文海》进行全面整理、校勘和翻譯的基础上，也作了一些初步的專題研究。本书所收三篇論文，就是我們对《文海》的初步研究成果。

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一文，通过对《文海》构形部分大量例証的分析，着重探討了西夏文中的单纯字和各种类型合成字的特点。依据西夏文字构成的本质特点，对于能否采用分析汉字表义偏旁的概念去分析西夏文字构成的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最后，还对西夏文字构造的某些笔画变通类型做了初步探討。

《文海》所反映的西夏社会一文，对有关西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諸方面的条目做了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材料可与其它文献記載和考古发现相印証，另外一些材料则可填补史书记載之不足。本文以《文海》提供的新史料为线索，初步探討了西夏社会、历史方面的一些新問題。

《文海》反切系统的初步研究一文，采用清代音韵学家陳澧研究《广韵》反切所用的系联法，对《文海》反切上下字作了初步归纳，得出了《文海》平声部分的声类和韵类，並参照西夏文的汉、藏、梵文注音和中古汉语的西北方音，初步勾勒了《文海》声母和韵母的系统。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五年多來整理、研究《文海》的工作过程和初步成果。需要再次着重指出的是，我們從國內外西夏文学者的有关著作中受到不少教益，我們只不过是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部分工作。想到能

够为西夏研究做出一点贡献，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辨字、校勘、翻译、研究和索引编制等方面，一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衷心希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同好提出批评指正。

当我们着手研究《文海》的时候，正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他们推行封建专制的愚民政策，禁锢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西夏文字的研究工作也遭到种种困难与阻力。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民族研究所各级领导积极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所内外的老专家也给予我们以热情关怀。“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的工作更得到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翁独健、傅懋勳先生、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熊德基先生，对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我们在工作中还经常得到国内同行的关怀与鼓励。对于这些支持和关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承担出版这部著作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化费了很多心血。

作者 一九八〇年四月 于北京

注 释

(一)李元昊先祖为拓跋氏，唐朝赐姓李，宋朝赐姓赵，李元昊称帝时又自号嵬名氏。汉籍或称李氏，或称赵姓。

(二)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三，第十三至十四页，一九三五年隆福手文奎堂影印道光六年刻本。

(三)《音同》收字最多，原有六千余字，残本剩五千七百余字。所有的字依声母分为九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母音。每类又以同音字分组，无同音字者为独字，列于每类之后。每字下有简略注释。该书刊行于公元二一三二年。参见罗福成《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石印手抄本。

- (四)《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汉文双解语汇集,它的特点是每一词语都有四项内容,便于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该书编成于公元一二九〇年。但它收字较少,除重复的字外,仅有一千余字。参见罗福成一九三五年石印手抄本《番汉合时掌中珠》。
- (五)见苏联З.Н.戈尔巴切娃和В.Н.克恰诺夫合著《西夏文写本和刊本》(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печатки)第四一五八页。一九三三年莫斯科出版。参见史金波、白滨《西夏文及其文献》,载《民族语文》,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 (六)参见史金波《简论西夏文辞书》,载《辞书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 (七)《文海》原文影印件见苏联А.И.柯萍等四人合著《文海》(Море писмен)第一卷,第四九一—六〇七页。一九六九年莫斯科出版。上声部分包括的字见《文海》第二卷,第十一—一八页。据称《文海》原件页面背面有汉字,宣和七年(和“建炎二年”字样。索夫罗诺夫和克恰诺夫在《西夏语语音研究》中,认为应在公元一二四—一二八年间。但据《文海》背面汉文多有被截断痕迹,可知《文海》用纸系宋代旧纸,估计《文海》成书晚于建炎二年(公元一二二八年)。
- (八)本书引用《文海》条目时,以数字标明其所在页面行字数。如:У.10.10,表示此字在手书五六页一面六行,第三个大字。如为杂类部分,数码前冠一“杂”字。音译以〔〕号表示。
- (九)见聂历山《西夏语文学》(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第一卷,第九五—一〇六页。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出版。
- (十)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西夏文专号》,第八九—一〇四页。《文海杂集》,一九三二年出版。
- (十一)见《西夏语文学》第一、二两卷。
- (十二)见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第一卷,一九六四年,座右宝刊行会刊行。
- (十三)索夫罗诺夫、克恰诺夫《西夏语语音研究》(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фонетике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
- (十四)索夫罗诺夫著《西夏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两卷本,一九六八年,莫斯科出版。
- (十五)见苏联柯萍等著《文海》,第一卷。
- (十六)参见史金波《略论西夏文字构造》,载《民族语文论丛》,第一辑,一九八〇年。
- (十七)除上述三篇专题论文外,对《文海》中其它问题的研究,将另有专论。

目 录

壹	序 言		一
壹	论文		
	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	史金波	一
	《文海》所反映的西夏社会	白 滨	三一
	《文海》反切系统的初步研究	黄振华	六五
贰	《文海》校勘本		
	《文海·平》		一三五
	《文海·杂类》		三一三
叁	《文海》校勘记		三五七
肆	《文海》汉文译本		三九七
	《文海·平》		三九八
	《文海·杂类》		五三二
伍	《文海》影印本		五五九
陆	《文海》索引		六六九

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

史金波

- 一 西夏文中的单纯字
- 二 会意合成和音意合成是造字的主要方法
- 三 反切上下字合成是构成西夏字的特殊方法
- 四 间接音意合成是受汉语影响的造字方法
- 五 长音合成是为注梵语长音字的造字方法
- 六 互换法是构成近义字的一种方法
- 七 形近字的字义和偏旁部首
- 七 西夏文字构成时形体的变通

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每一个字条下都有关于该字本身构造的解释。这对于研究西夏文字构造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过去中外西夏文專家对西夏文字构造做过不少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①。但是，由于没有见到《文海》，或雖見到該书，但对其字形构造部分未加足够重視，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能不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最近几年，本文作者对《文海》一书中作为「字条」所收的三千多个西夏字（平声部分和杂类部分）的构形解释进行了初步研究和分类，去粗取精，去誤存正，可以說逐漸地接触到西夏文字构成的原理和构造规律。一九七八年，笔者写了《略論西夏文字的构造》^②一文，介绍了研究西夏文字构造的意义和过去國內外研究的情况，着重分析了西夏文字构成的一般原理和基本规律，还探討了西夏文和汉文在文字构成方面的关係。关于上述问题，本文不再系统介绍，仅拟就《文海》中反映出来的西夏文字构成的几个特点，列举例証加以阐述。

《文海》中对每一个字条字形构造的解释由四个字分两竖行组成^③。通常两竖行的第一个字分别以其某一部分或全体相加合成该字。第一行的第一字往往构成先写的那一部分，第二行的第一字则往往构成后写的那一部分。两竖行的第二字分别指出组字时利用第一个字的哪一部分，我们称它们为指示字。指示字有十二个，其意又分别为左、右、头、下、中、圈、全、脚、减、内、做、是等，有时还使用数字。以三个字的各一部分组成该字时，只用一个指示字，极个别的以四个字组成一字时则无指示字。

下面按《文海》中的格式，举例说明《文海》中对文字构造解释的一般情况：

(1) 12.162

祿 玉

孀 (五) 龍 (音)
 靴 (左) 靴 (左)

襖（襦）

(三) 43.232

（敗）

報(負) 嚴(軍)
訃(左) 訃(圈)

報 (負)
報 (左)

嚴 (軍)
 死 (國)

以上各例中西夏字为原文，汉字为译文，〔一〕内字为字义，〔二〕内字为字音。如第一例中西夏文大字是一个表音字，音〔宝〕，其构成是由 同音字的左部，和「音」字的左部共同组成。其余两例同此。西夏文「裙」字由西夏文「围」字的全部和「腰」字的全部组成；西夏文「败」字由「页」字的左部和「軍」字的大丰圈组成。

《文海》中以左、右、金、头、圈、中、下七个指示字为两相配的构字类型有三十九种，以减字为指示字的有五种，「某之右是」型一种，以脚字为指示字的有二种，以三个字组字，只有一个指示字的有十二种，以三个字组字，无指示字的一种，以四字组成，无指示字的一种。另有特例四种：「二甲乙中」；「某字交换」；「与某相象」；「人贯三界」。以上共六十五种类型。现把各种类型分列如下，组成字以甲乙丙丁代替。

- | | | | |
|------------|------------|------------|------------|
| (一) 甲左加乙右 | (三) 甲左加乙左 | (三) 甲左加乙全 | (四) 甲左加乙中 |
| (五) 甲左加乙下 | (六) 甲左加乙圈 | (七) 甲右加乙右 | (八) 甲右加乙左 |
| (九) 甲右加乙全 | (十) 甲右加乙中 | (七) 甲右加乙下 | (五) 甲头加乙右 |
| (五) 甲头加乙左 | (六) 甲头加乙全 | (五) 甲头加乙中 | (五) 甲头加乙下 |
| (七) 甲头加乙圈 | (六) 甲头加乙头 | (五) 甲全加乙右 | (五) 甲全加乙左 |
| (五) 甲全加乙全 | (五) 甲全加乙中 | (五) 甲全加乙下 | (五) 甲全加乙头 |
| (五) 甲圈加乙右 | (五) 甲圈加乙左 | (五) 甲圈加乙全 | (五) 甲圈加乙中 |
| (五) 甲圈加乙下 | (五) 甲中加乙右 | (五) 甲中加乙左 | (五) 甲中加乙全 |
| (五) 甲中加乙中 | (五) 甲中加乙下 | (五) 甲中加乙右 | (五) 甲中加乙左 |
| (五) 甲下加乙全 | (五) 甲下加乙中 | (五) 甲下加乙右 | (五) 甲下加乙左 |
| (五) 减甲之乙 | (五) 减甲之头 | (五) 减甲头做 | (五) 减甲左做 |
| (五) 甲之右是 | (五) 甲脚乙全 | (五) 甲脚内乙 | (五) 甲右加乙加丙 |
| (五) 甲左加乙加丙 | (五) 甲全加乙加丙 | (五) 甲圈加乙加丙 | (五) 甲中加乙加丙 |

(垂)	甲头加乙加丙	(垂)	甲加乙加丙右	(垂)	甲加乙加丙左	(垂)	甲加乙加丙全
(垂)	甲加乙加丙中	(垂)	甲加乙加丙下	(垂)	甲加乙加丙头	(垂)	甲加乙加丙
(垂)	甲加乙加丙加丁	(垂)	二甲加乙中	(垂)	甲字交换	(垂)	人貫三界
(垂)	与甲相像						

以上前六种类型占《文海》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最后二十六种仅占百分之十左右。下面分题论述西夏文字构造特点。

一 西夏文中的单纯字

西夏文字形复杂，为所来治西夏学者所公认。我国古代的汉文典籍中就记载着西夏文，字画繁冗，屈曲类符篆^①。可见它比汉字还要繁复。但是从六千余个西夏字中，仍然可以区分出一部分构造比较简单的字，它们一般笔画简单，字形单纯，不由任何字构成，是构成其它西夏字的基础，我们叫它作单纯字。这些单纯字从字音和字义的角度上不能再分析成更小的单位，如果把它们再分成更小的单位，这些更小的形体在音和义上就看不出和本字有什么关系了。

《文海》解释文字构造的部分对单纯字的存在没有给予正面的分析，似乎并没有承认单纯字的存在，但是当我们将认真地分析了这类字的解释之后，却感到从侧面突出地反映出单纯字是确实存在的。《文海》的作者没有指出它们不由其它字构成，也没有另外更好的办法解释其构成，便采用了两个并不十分妥当的办法。一个是用包括了单纯字的更复杂的字和其它字牵强地合成该字。例如：

5.213 級	由級(俗)加級(都)合成	10.141 堯(遠)	由堯(妄)加堯(欺)合成
37.162 參(參)	由參(參)加參(公)合成	65.112 希(威勝)(嘯)	由級(威威)加賄(功)合成